

在海南历史上,陈序经、岑家梧、符罗飞、吴德耀等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,都是从海南岛走向海外的令后人为之骄傲的学者,他们为文化融合作出了突出业绩,他们的光芒没有随远去的背影而黯淡。此外,还有大量在海外创办华文学校,推动华语教育的知名华侨;更有支持国内革命的热血华侨,如林文英、郭巨川、郭镜川兄弟等。

# 天资才质映光影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赵优

T06  
百年乡团

特别报道

第十四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纪念专刊  
THE 14TH CONGRESS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HAINANESE ASSOCIATIONS

海南日报社 海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联合出品



建于1923年的林文英烈士殉难处纪念碑。苏晓杰 摄



陈序经1924年于上海。  
苏晓杰 翻摄



岑家梧先生1946年在北京长城影。(资料图片)



吴德耀与夫人薛瑛于南洋大学教职员宿舍合影。

百年前,风云激荡。在滚滚洪流中,一批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、投身报国的革命志士不断涌现,一些熠熠生辉的名字,便与海南密不可分——

陈序经: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,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主张“全盘西化”第一人,先后掀起三次思想大论战;

岑家梧:民族学者、人类学家,青年时便“偷偷立下志愿,梦想着像摩尔根(美国著名民族学者)一样到边地去,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”;

符罗飞:一个“罕见的心灵画家”,一个高基尔式的布尔什维克,一个具有天才气质的“中国伦勃朗”;

吴德耀:教育家、儒家思想家,新加坡儒家思想教育的主要设计者,被誉为“海南一代哲人”;

林文英:赴日本学习法政,与孙中山筹划革命,奔走于海内外,结纳同志,海南参加辛亥革命的第一人;

郭巨川:华侨大贾捐巨资援助辛亥革命,兴办各种社会公益事业,受国民政府嘉奖。

斯人已逝,光华永存。他们以坚韧的人格,深厚的积淀,赤子的情怀,绘就了海南的另一种符号。他们的足迹和背影,深深印刻在历史的年轮中,令人景仰。

## 坚韧不拔,增益不能

“是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,空乏其身,行拂乱其所为,所以动心忍性,曾益其所不能。”出自《孟子·告子下》的这段话,或许能表明,这些名大家在早期的艰难困苦中造就的坚韧不拔的精神,是他们成功的基石。

1903年,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陈序经出生在文昌市清澜港瑶岛村(又名洋头村),一个椰树婆娑、人口稀少的海边小渔村。祖父是一个以耕农捕鱼为活的人,父亲又因家贫而总共才进了一年半的私塾,用陈序经自己的话说,就是“出身微寒,家非士林”。

在重视家学渊源的传统中国,陈序经的出现简直是一个奇迹。但其父亲身上的刻苦耐劳、遇事沉着等优良品质,可以说对儿子产生了深深的烙印——1925年,陈序经开始他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的三年留学生涯,以其刻苦精神全校闻名。陈序经通常5点前就起床,挑灯苦读,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,他只用了正常时间的一半左右;在德国留学时,陈序经的勤奋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,他自己说过:“我差不多每天都费十多个钟头去研究主权可分论,不但是欧洲公园的瑞士没有时间去领略,连人家每月一次送来的国家戏院的入场券,我也抽不出空来陪我妻子去聆听。”在离开欧洲之前,他已经能够掌握英文、德文、法文和拉丁文四种外文。

同样是文昌人的符罗飞出生在琼北的穷苦渔家,却在意大利当上了洋教授,成为中国最早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艺术家。他的一生,充满着“苦难不颓废,荣耀不漂浮,寂寞不孤独”的独特气质。

1897年,符罗飞出生在文昌县的一个穷苦家庭。作为一个渔民的儿子,在当时,唯一的出路就是离乡别井,出海谋生。从11岁起,符罗飞便跟随四叔浪迹南洋诸岛,做过不计其数的繁杂苦工:木工、鞋匠、茶馆伙计、水手、割胶工人……符罗飞常因营养不良而体力不支,东家和工头的打骂便成了家常便饭。命运带给符罗飞超出常人的磨练,也时常意外地加以眷顾与垂青。在马来西亚半工读期间,符罗飞得到同乡校董的资助,回国就读于南京暨南学校师范科,正式告别了南洋诸岛的流浪苦工生活,开启传奇的艺术人生。

## 成就斐然,闪耀历史

曾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,曾得到岭南学子这样的评论:在岭南大学一百多年的历史中,共有过9位校长,陈序经校长的学术成就是最受推崇的,他的人格魅力也是最为感染人的。

这,或许得益于陈序经一生研究领域广泛,著述甚丰。据粗略统计,陈序经已出版或未出版的著作共约六百万字,他的东南亚8国历史研究完成了初稿,至今对东南亚文化的研究还没有人超过他;他写的《柬埔寨史》让西哈努克亲王叹为观止,自愧作为柬埔寨人对自己民族的无知,对陈序经景仰不已。1944年至1945年,陈序经应邀赴美国讲学,并参加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,成为站在耶鲁大学讲坛上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学者。可以想见,从一个偏远海岛走出去的陈序经,站在耶鲁的讲坛上主讲主权论时,是如何的充满自信与激情。

另一位常常被拿来和陈序经并提的大师是岑家梧,他们同为海南老乡,同样学贯中西,笔耕不辍、著作等身,是从海南走出的文化大师。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中国人类学、民族学界流传一句话:“南岑北费”。“北费”,指的是费孝通,写就著名的《江村经济》,成为人类学中国化的开山之作。“南岑”,就是24岁时写出《图腾艺术史》《史前艺术史》《史前史概论》三部专著而一举名动学界,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宗师之一的岑家梧。直到今天,其中的《图腾艺术史》仍然是我国研究古代社会图腾文化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学术专著。艺术史、原始社会史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、水族与水书、汉族民俗、黎族社会经济……徜徉于这些领域的研究者,都能触摸得到岑家梧所做的开创性研究。也正是因为这些贡献,岑家梧跻身大师之列,成为高挂在中国文化天空的一颗星辰。

从海南走出的大家,成就绝不仅于此——

符罗飞曾先后在意大利、法国、英国、奥地利举办展览,甚得好评,1935年应邀参加威尼斯国际艺术赛会并获奖;

吴德耀曾任职联合国中国代表团专门助理,并在1948年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,后投身教育,是新加坡儒家思想教育的主要设计者,对马来亚华文教育影响至巨。

## 赤子情深,心怀祖国

身居海外的华侨,不仅是文化大家,商界巨贾也始终心系故土。

在文昌清澜镇世坑村村南,林文英的遗骨被安葬在这里,孙中山亲题“烈士林文英之墓”,陪伴着烈士的英魂。《海南近志》中,对林文英曾有如此描述:“入同盟会,追随孙中山先生,在南洋各地,鼓吹革命,有筹款功。”

林文英出生于泰国一个华侨家庭,1903年,30岁的林文英考入东京法政大学,研读法律政治。次年,他在日本横滨结识了孙中山,自此追随孙中山革命,同孙中山结下“布衣之交”。据记载,孙中山在缅甸、越南等地华侨中发展组织,筹募经费,林文英常随从左右,出任文书工作。在泰国宣传革命时,为了安全,林文英把孙中山藏在家中,白天跟随孙中山活动,夜间同睡一张床,形影不离,被称为“一对亲兄弟”,如今,这张床还存在曼谷的博物馆里。

被誉为“海南辛亥革命第一人”的林文英,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,被委为琼州交通部长,并受孙中山委托组建琼州国民党支部。后在海南掀起“倒袁运动”,1914不幸被捕,为国殉难。

鼎力支持辛亥革命的,还有马界著名的爱国侨领郭巨川、郭镜川兄弟。

当年,孙中山为了发动南洋华侨支持辛亥革命,亲赴星马做宣传工作。闻名南洋的富商郭氏兄弟一直牵念着灾难深重的祖国,不但从经济上大力支持孙中山,而且还积极追随、协助孙中山进行反清宣传。辛亥革命爆发后,两人又慷慨捐献巨款,援助革命军行动。由于对国民革命贡献巨大,郭氏兄弟双双荣获孙中山特授的五等嘉禾章。抗战期间,又因捐献巨资赞助抗战救国,国民政府授予郭氏兄弟“抗日救国捐资10万元以上”的奖状。据史料记载,当年获此殊荣的只有南洋华侨胡文虎及中国国内16位知名人士。

历史的云烟散去,这些从海南岛走向海外的令后人为之骄傲的前辈,他们的光芒并没有随远去的背影而黯淡……